

宣
統
新
疆
圖
志

新疆圖志卷八十九

金石二

唐張懷寂墓誌銘

高三尺廣二尺七寸五分三十三
行行三十五字正書吐魯番出土

大周故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馬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懷寂字德璋南陽白水人也昔軒后誕孕手文疏得姓之源
錫壤崇基白水爲封侯之邑賢明繼軌代有人焉佐漢相韓備該
策史襄避霍難西宅敦煌餘裔遷波奄居蒲渚遂爲高昌人也曾
祖務僞右衛將軍都綰曹郎中器度溫雅風神秀朗祖端僞建義
將軍都綰曹郎中識鑒明敏引博多通父雄僞左衛大將軍都綰
曹郎中神性俊毅志懷剛直片言折獄無謝仲由諾重金寧慚
季布故得入籌帷幄出總戎機緯武經文職兼二柄公良冶是傳
箕裘不墜垂在襁褓爲稭吏部侍郎爵被孩童以旌恩寵貞觀之
際率國賓

王永徽之廬再還故里都督麴湛以公衣纓望

新疆圖志

金石二

重才行可嘉垂甫至學奏稷本州行參軍雖莅職舊邦榮同衣錦
展私不虧鄉禮存公無越憲章俄轉伊州錄事參軍糾劾六曹剛
柔一貫駁議無隱躬操直繩轉稷甘州張掖縣令肅清百里仁政
一同草靡其風人化其德令譽扇於三輔逸響聞於九皋遷稷朝
散大夫除疊州長史此州境隣渾寇峯帶山巖烽埃屢驚草竊爲
弊公雖職佐千里而微洞六奇設計運籌窮其巢穴下人謠德上
微 而聰旌善賞功恩波曲被公歷任多齋闕覲 慈顏

念噓指以思歸想投機而自勵未申反哺之戀俄丁膝下之憂一
溢僅存毀瘠過禮屬蔥山小醜負德鴟張瀚海殘妖孤恩蟻聚同
惡相濟劫掠成羣 而子命將登壇推輪伐罪以公果略先

著簡在 帝心恩制奪情令總戎律特稷右玉鈐衛假郎將

武威軍子總管公固辭不獲俯履轅門輟孝殉忠義資盡命於是
飛懸旌而西上擁戎卒以啟行鳴鼓角於壘中竦長劍於而外是
◎賊頭跋論逆次拒輪兵戈纔衝賊徒俄潰如秋風之掃枯葉類

春景之鑠薄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於是金方靜柝玉塞清塵十
箭安毳帳之鄉四鎮復飛泉之壑元帥王孝傑錄功聞奏

恩制遽下曰朝請大夫前行益州長史武威軍子總管張懷寂識
具通濟器能優舉夙承榮獎出貳藩條近總戎麾遠清荒傲恢七
擒之勝略致三捷之嘉庸逆黨冰離妖羣瓦解譽隆裨師績著幽
遐作副名都允諧懋賞可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馬仍賜緋
袍金帶及物貳伯段公以兌野寧謐榮賞優隆振旅凱旋翹欣飲
至豈謂修途未極逸足中疲玉碎荆山珠沉漢浦以長壽二重歲
次癸巳五^⑤己丑朔十一^⑥己亥終於幕府春秋六十有二於是
六軍望輓興埋玉之悲元帥親臨盡夫人之慟卽以長壽三重太
歲甲午二^⑦己卯朔六^⑧庚申葬於高昌縣之西北舊塋禮也惟
君體質貞明機神警朗雅善書劍尤精草隸彎弧擬樹已見啼猿
落紙飛毫行驚返鵠崇讓去伐絕矜尚之心重義輕財履謙冲之
迹如珠有潤似玉無瑕美績嘉猷筆難詳肅子禮忠等扣心泣血

茹粒僅存負米無期過庭絕訓思蓼莪而號踊想陟岵以崩心恐
陵谷質遷芳猷歎滅聊題琬琰迺勒銘云

尋源討氏系自韓皇孕珠含德手印弓長辭榮讓顯戰涿功彰爰
封白水錫土南陽三五已降代襲忠貞珥貂漢關曳綬韓庭槐門
棘路鳴珮飛纓九州垂範四海馳聲顯允夫子寔爲仁軌百行攸
歸五常是履綬邊殄寇懲揚擅美懋賞疇庸備旌緗史皇穹爽善
推此良□□□無驗二豎興災□殞朝露魂歸夜臺銘微猷而洩
涕□□曲以申衷

宣統二年十月巡檢張清在吐魯番之三堡掘取古蹟得誌云
葬於高昌縣之西北舊堊案唐之高昌卽漢之高昌壁以其地
勢高敞人物昌盛故名高昌卽今三堡土人尙稱爲高昌東南
緊靠舊城城址周十餘里俗呼曰唐王城蓋卽唐西州郭下高
昌縣地初置安西都護後改置都督府皆卽此城也今由吐魯
番城東行至勝金口七十五里由勝金口南行十五里卽三堡

也今地理家考訂高昌縣皆無實據得此始渙然王孝傑爲武威軍總管破吐蕃克四鎮在長壽元年十月張懷寂爲武威軍子總管蓋其裨帥也聞張清言土人掘出張懷寂尸身尙完好修軀大首覆以五彩絲緞墓室以土築似城門洞深四五丈四壁及頂密畫佛像五彩斑斕尸不用棺下薦葦席尸前泥人泥馬持矛吹號尸旁堆積衣衾常御之物吐魯番同知王秉章聞之戒土人勿妄動仍以土覆之僅將此石輦歸省垣途中不慎又殘毀十數字非復原拓之完善矣

果毅□□基等造象記

摩石高一尺四寸縱及廣三第一石存六行十三字第二石三行第三石六行正像深出似基城今在福忠堂公家

救沉溺於愛□□□□□□□□功德熟能預於此今有果毅

□□基等跋涉砂磧効節邊陲瀚海愁雲積悲心於萬里交河淚

下忽□思於百重遂鳩集合營敬造□□□所并尊像等剏彫

瑑□□□□□
以上第一石

丁谷山石刻

西域圖志云庫車山洞中有漢字石刻方徑尺許用迴文折旋皆釋典語當屬唐時遺迹其緣起無攷

西域水道記云丁谷山山勢斗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相數十鋪瓔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椽方徑尺隸書梵字刻鏤回環積久剝蝕惟辨建中二年字

沙門題名

西域水道記云庫車丁谷山有一區是沙門題名首行曰沙門曰二行曰惠親惠三行存一字若磨改者四行曰法

龍堂石刻

宋王延德使高昌行記云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案保惠城南十五里入南山山麓有千佛洞山南通吐魯番

王延德自前庭至後庭經雪山龍堂殆由斯路石刻今已無存
龍興石刻

長春真人西遊記云北庭端府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案端府
卽都護府之合音石刻久亡

瀚海軍碑

元耶律楚材西遊錄云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
謂瀚海軍也案唐書地理志武后長安二年於庭州設北庭大
都護府以諸蕃州都督改爲北庭並置燭龍軍明年改瀚海軍
與庭州同城別石把卽別失八里亦作伯什巴里突厥語伯什
華言五也巴里華言城也卽回鶻五城之地今碑已亡

輪臺碑

耶律楚材西遊錄云回鶻城西二百里
有輪臺縣唐碑在焉案
元和志輪臺縣東至庭州四百廿里
西游錄云別石把城西二
百里爲唐輪臺縣長春真人西遊記云
鼙思馬西三百里有縣

曰輪臺別石把噠思馬字異而音同卽回鶻五城之地漢之庭州唐之北庭都護府皆是地也輪臺去庭州里數長短不同要在庭州西當今迪化昌吉之間元史譯文證補謂在洛克淪海之東其東北近古爾班通古特沙磧之地碑已亡失

金滿縣殘碑

西域水道記云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有唐金滿縣殘碑石裂爲二俱高八寸廣六寸一石七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周仕珪等雲中策路三行曰行戶曹參軍上柱國趙四行曰字惠敬泰攝金滿縣令五行曰姑臧府果毅都尉六行曰乘帝思之七行曰補迦一石六行第一行字不可辨二行曰而爲字承義郎三行曰登仕郎攝錄事四行曰昭武校尉涼五行字州退魏字六行曰有準繩案碑已無存

西域圖志云乾隆四十年古城駐防大臣索諾穆策凌於其地得唐時殘碑二方有金滿縣令字案字遠之濟木薩卽金滿之

轉音

槐西雜志云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尙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壘壘成每壘厚一尺闊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鑪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鑄滋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卽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

回銅器文

高宗純皇帝御製唐時回銅器詩序云山莊舊藏古銅器一似豆而短足初以爲三代青綠耳迨視之形不整鑿銘不乙丁金銀錯其文則似回字今吐魯番哈密回子等識之惟識噶愛兩字其餘皆不辨蓋彼經文亦有古今之異人不能盡曉也嘗考

回鶻唐時始通中國史稱其先匈奴匈奴與今之蒙古相類則
回回並非蒙古且殊教也元史始有回回國之名或稱其爲大
食國種大食在西域此稍近之明邱濬以爲陳隋間始入中國
在在有之在在有之者亦云其繁滋漢土者耳其的派固不離
西域也今平定葉爾羌喀什噶爾此實開闢以來不異之回地
回人若布魯特若哈薩克皆其蔓延繁滋或雜蒙古種者有之
若唐史回鶻傳所稱善騎射喜盜鈔者實近厄魯特之習而非
回人所能徒以回鶻音近回回因屬之纏頭之類耳所喜者適
獲此器於平定回城之時燧厥渠魁繫以白練兆在斯乎兆在
斯乎

元造像碣

西域水道記云護堡子破城有元造像碣石上截作番字下截
刻僧像疑是元時所造今已無存

回銅噉噉器文

高宗純皇帝御製回噠噶筭器序云噠噶筭之器正圓而豐下
上橫紐高五寸有十分寸之五口圍尺有八寸腹圍二尺四寸
有十分寸之八中實六升許銅範而金銀錯其文皆旁行回字
不可辨識西師凱還將軍等與所俘武器並獻命阿洪洪洪其名
曰哈爾披野特者詳譯之具云元時回部有汗曰眉哩特木爾
世居伊楞地名今在伊嘗得沙賴子地名今在伊良匠喀瑪爾所造用貯漿
齊鑲文悉祝嘏之辭葉爾羌喀什噶爾世不乏一二見者其緣
起載陀犂克古史云云其史言造此器當在元時約計距今四百
餘年矣

回玉圭文

西域圖志云回部食器如烈干密斯塔巴克之屬銅鐵爲質者
居多卽王延德高昌行紀所稱冶金銀銅鐵爲器皿者近是也
至彼中珍玩或以良金粹玉爲質尋常甌冶珍磨之匠罕能爲
之如銅噠噶筭器載諸陀犂克史者阿渾能詳其典故回玉圭

雖緣起莫考要皆其先世珍異可知噉嚙篇略近盤匱用貯漿
齊則亦當時飲食之器若圭璋之制於回部無聞或中國流傳
及彼倣而爲之或其形偶相合耳回俗舊尊經典凡諸旗纛悉
書梵語以祈靈庇茲噉嚙篇及玉圭並勒旁行回字爲祝嘏詞
與唐時回銅器相同皆倣中國勒銘彝鼎之意不惟數其器物
兼可考其文字也

古錢

西域水道記云伊犁阿里瑪溝西十五里爲滾滿溝科河發焉
河自山南流五里餘經回部王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墓旁土
中多金銀銅三種錢皆無輪廓肉好面幕有字不可識銅錢至
薄大如宋當百錢銀錢至小如王莽直一而稍厚金錢薄如銅
錢大如開元錢案和闐出土銅錢狀如徐氏所云有識者言上
有印度年號友人賂余銅錢一枚小而厚面幕皆有字言出宰
桑淖爾俄人寶之謂是突厥錢南疆多五銖半兩及開元乾元

大曆諸錢日本橋瑞超在吐魯番掘得高昌吉利一錢蓋高昌
僭王時所鑄也

瑪瑙鑲字

西域水道記云塔勒奇城正北五里許有破城廟地者多得明
珠瑟瑟之屬余見荷錘者踵趾相接有得碎瑪瑙者上鑲細字
近於回部書

石璞番字呪

西域水道記云哈什河西經吉勒蘇胡嶺嶺南數里懸崖聳峭
危石倚空攀登絕頂路轉山回劣容馬足山中石璞往往鑄科
木什木博薩都佛第咒即華言觀音咒唵嗎呢叭唎吽六字綽
克圖贊丹經大旨言瞻拜如來三十五尊佛得解罪孽往生極
樂又有求福於松喀巴喇嘛華言達摩也發願之詞曰米克哲
木皆蒙古書或唐古忒書厄魯特人云昔準部時山水暴溢數
到苗害勒石此山患遂止絕相傳是五百年物余與從者就馬

上携數石歸番僧見之輒先頂禮哈什河又西流湖吉爾台水
自北來匯又西流三十里烏里雅蘇圖水自北來匯胡吉爾台
西迄於烏里雅蘇圖連崗疊嶽土皆赤緹山巔崩圻溜痕宛然
麓有碎石搏結堅實正圓如瓊各有嵌石石鑿番字與吉勒蘇
胡嶺石相同考驗厥狀蓋怒濤挾沙團積成阜禳災之說或不
誣矣

沙雅廢城銅磚

西域水道記云沙雅城西北二百四十里曰洋塔克沙爾有廢
城與裕勒都斯巴克西康軍西
向九十里毗連嘉慶十九年庫車辦事大臣伍
爾德尼疏言裕勒都斯巴克在渭干河西岸濬渠引水以墾報
可掘地獲舊銅磚三二有天下太平字特貯彼庫用彰厥瑞

銅印

吐魯番三堡土人掘得銅印二顆一圓印徑三寸中刻佛像四
周皆番字一方印長寸許上刻一雲字爲冒炳燼所得庫車千

佛洞亦掘出銅印木章字皆不可辨蓋亦數百年物也

唐鏡

深陽續錄云提督田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似景龍鐘銘惟土蝕多剝損田氏甚寶惜之製爲鏡屏乞余攷定因付翁檢討樹培推尋銘文知爲唐物余爲鐫其釋文於屏跌而題三詩於屏背夜燈隨錄載岳大將軍鍾琪西征時有神將得古鏡岳求之不得其人遂遭禍正與田氏同地疑卽此鏡傳說也

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

惟

天蓋所覆碑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海兆庶悉主悉臣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親光揚烈克臻邱隆逮予邈躬日思孜孜期四海同風咨汝
準噶爾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攜數世梗化篡奪相仍碩仇其下厥
達瓦齊甚毒於醒衆心疵疵如虺斯蝨如苗斯螫衆口嗷嗷視爾
嗷止予焦勞止期救不崇朝止視爾疵止予噫噫止亟出汝塗泥
止迺命新附爾爲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攜數月糧毋或掠擄
師行時雨王旅暉暉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旣暇以休烏
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恐後奚事斧吭波羅
塔拉闐爾奇嶺險如關闐倒戈反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
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
四部我臣伊犁我子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
汗衆建王公游牧各安宰桑公臣屬我臣籍惟汝苦辛爾恭爾長
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

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黃教福自天錫伊犁平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皇朝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

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疆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蔑知俊易也云興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爲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道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什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旣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

獸運惟

上蒼鑒之子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西域水道記云乾隆二十七年于固勒札建甯遠城城外東北隅半里許沙阜上恭建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前後碑二通案勒石處在金頂寺準會所建也

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巖巖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粵有前導爲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名一心孰爲汝守汝頑不靈尙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馭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甯育受俘赦之光

我擴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賂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
斯義勒銘格登永詔億世

西域水道記云王師定伊犁立方碑格登山巔四面分勒滿漢
書回部書唐古忒書以銘功焉

西域釋地云惠遠城西南百里乾隆二十年大軍剿準噶爾其
曾達瓦齊結營此山兵近萬面淖背巖以自固巴圖魯侍衛阿
玉錫等三人率兵策馬仰攻破其營降六千五百騎達瓦齊遁
尋被擒獻勒石山巔紀功

皇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

粵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
皆彷彿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
昔強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貳貽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爲
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買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犁濱四大回部
輸租賦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爾絲奚堪溝壑已遠有面內心其

何能訴準夷既平諸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遺厥曾歸撫爾
土田生死骨肉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助我叛疆戕其使
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乃敢抗顏蝸蟥謹謀既侮厥外宜安厥內
而何狂狙心焉悖憤殺人爲戲奪妻爲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
道並發四甄齊攻曾知弗支自擄一空廿之前駢走無踪爾雖無
踪我追應窮滔滔洗洗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域異域畏懷
舉旗助力腐鼠莫遁遂來獻馘二酋既殲諸回永靖設官定賦去
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爲準
夷臣今語鄰封曰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
孫在昔己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瑞疊詳駢
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謹案二酋即波羅泥部當第占兄弟也沙率短州
基德首道光間張格爾之歸納爲所仍今無遺址可尋

皇朝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勦而愚者之所惑也事有初若勞
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定全回殲二酋戰無

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參贊以及行間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者則以五年劄劬宵旰運籌備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也幸我武保定庶因答

乾則慰

先志且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勅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纜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刃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拔身遠跳脫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批亢擣堅桓桓之士眞如驅虎豹而逐狸兔纏頭碩鼻者流皆悵悵跟跟見卽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擡重轡而獻兕級也我兵未深入拔達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

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輯也率
歲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爲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
羌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耆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西曆光緒廿三年五月廿五日
西曆光緒廿三年五月廿五日

古銅印

印 文

右銅印爲紅銅所鑄長今尺約二寸三分寬約一寸一分下座長
方面高約六分上作立虎形高約一寸六分後騰鸞起處高約一
寸七分其銅紫赤微剝印文惟右行第二字或字可識宣統三年
五月出土於皮山縣博山錢齋丞大令赴喀什噶爾阿克蘇兩道
屬爲清理財政局調查各州縣規費於皮山途次得之於糧民齋

承既歸迪化以贈梁素文農部携歸遼陽瀕行出示爰摹其文待博雅者考之

北魏折衝將軍新興令造寺碑

高四尺六寸寬三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四十
一字正古碑出吐魯番三堡即高昌國新興縣

延昌元年乙亥歲十二月廿三日白衣□□折衝將軍新興令麴
斌芝稽首□□□□□□□□□□□□□□□□□□□□□□□□
曰文武僚佐□□□□□□□□□□□□□□□□□□□□□□□□
□□靈資□□樂□依六趣相識果我淨而迴向仁化洽□大千惠澤
潤□□界魔邪之俗漸□調御之風勃興五濁處成巖□泥梨草
爲道場及偃駕雙林潛光□□□□□□□□□□□□□□□□□□
鎔金刊木觸處淨與隨力願□□□□□□□□□□□□□□□□□□
土□烏棲憑禮懺消衍精勤獲果諒攝生之勝業引道之妙術也
□之宜□靈祇早丁□罰二親棄背无所怙□每夙夜悲慕感風
樹之歎思立冥福報願負之恩謹割生資□汲□思於新興縣城

西造立一寺覆匿之□粗有端緒園田□具未蒙著記恐浮年易
遷軀命難保冀及□存爲素書一通條列施意傳之永代寺□
卅畝澤東詣道南枕谷次寺北澤北與潘守智獨塔周耀真菜園
共限東與鎮家菜園子得師菜園同□下園田悉用漫水溉次
寺下濱田南詣張□田東詣坑西詣□次秦城淨中濱東詣已忠
玄受鎮家□□渠南詣塚中道西詣秦城澤北詣荀居濱□忠
部田次平上□三分北詣道西詣卜家濱次三亭濱□□北詣
渠西詣侯千歲田南詣東武安濱子東詣平上濱田次□家濱中
一分次城中里舍一區西詣□詣孫寺東詣城壁南詣辛衆祐
舍有上所條悉用奉施永充齊供冀□鳴長響法事恒薪賢明相
承功業不替庶迴斯福仰願明王殿下辟二儀以爲榮方四序而
等秀恒明俞於東晷仁壽欠於南山至德日昇□歲遠玉枝國
葉文武僚佐皆秉信懷忠竭誠盡篤逶迤自公百揆時叙殊方悅
慕異類歸風又願照武王已下五王之靈濟愛欲之河登解脫之

案優遊淨土常與佛會又願考批亡魂宗眷往魄皆越三途遊神
□界面聖滄音獲菩提果身及親屬一切羣生普蒙斯慶永保來
祥後□有不消子孫內姓外族倚依勢力□侵寺物及寺主不良
費用非理令千載之福斷於當時濟滄增供絕於一人罪孽之科
如經誠言兼以□□罰黃金廿斤七斤入時主十斤入寺罰負既
竟施意如故□□道衆流慈聖上降惠賢僚良佐賜著一□令取
驗當時傳證後代福報之引豈不偉歟弟子麴斌芝和南□曰

高昌大僧 上坐 中坐 □毗尼都學問齋主願泰興錄

維那 引道都學問齋主 法師維那平事 禪師 平事

法師 平事 禪師 法師 禪師 法師 禪師 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司都督瓜州諸軍事侍中瓜州刺史西

平郡開國公希□□多浮跌无亥希利發高昌王麴寶茂

□衛軍將波多早鎗屯發高昌令尹麴純固 冠軍將軍兼屯

田事帶□□縣麴紹微 奮威將軍橫截太守兼宿衛事麴 廣

威將軍綰曹郎中麴 長史建武將軍領兵部事□ 長史虎威

將軍領庫部事麴 長史威遠將軍領都官事麴 □ 將軍麴

長史威遠將軍領□部事馬 長史威遠將軍領禮部事陰

長史平漢軍將軍領□□事□ 長史和 民部司馬張 □威

將軍都官司馬高 主客司馬高 倉部司馬賤 兵部司馬高

禮部司馬麴 庫部司□□ 門下校郎焦 門下校郎鞏

通事舍人張 通事舍人□ 新興縣僧上坐 中坐

□□ 典錄 法師 禪師 法師 禪師 雜那新興□□

□□□□ 兵曹錄事□ 田曹錄事衛 客曹參軍戴

客曹參軍齊 田曹參軍□ □□□□□ 散望將□

將軍陰 虎牙將軍衛 子弟將呂 田曹主簿馮 兵曹下

案北史西域傳高昌國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

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

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王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

道之境沉溺□□□□濟是以能仁垂法母之慈均猶子之愛
降跡天宮誕形帝宇現□□□攘成大覺演四諦□□□六度
於靈府揚道品以光時開波若以啟俗峨峨乎高不可量□□
淵不可測悟物既□□□域天人悲慕哀感山河於是有生之
徒望二林以歎歎含氣之□□□樹而□目故鶴□□□
既往之形丹青□絲表如之像爰有至道君子甯朔將軍縮曹
邨中麴斌者河州金城郡□□□之從叔也樹瓊根於姬水挺玉
柯於天枝幼有琳瑯之風長□□□之跡天姿秀發英路□□
瑚璉操刀斯任年十九擢拜威遠將軍橫截令德如風被化若
神行□擗勿加政平訟息□□□不足稱吳隱之教豈或能
擬尋轉折衝將軍新興令勸課□□利興三農桑麻條暢倉□□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知榮辱義讓興焉其後屬突厥雄疆威
振□□治兵練卒侵我北鄉□□□軍之委承厝勝之策鷹揚
闕外虎步敵境兵鋒暫交應機退散主□□□數之□深知□□

安慮危見機而作乃欲與之交好永固邦疆以專對之才
非人莫遣君厥庭遠和之以機辨陳之以禍福
厥欽其英規衆畏其雄略遂同盟結婚而歸自是邊
无虞干戈載戢弓矢斯蹈皆君之力也以功進爵迺遷
振武將軍長史寔乃柱石社稷之器苞剛柔
於胷襟備文武於懷抱名不虛稱斯其膺矣慕玄宗流神
淵達空有將宰時務而志存靜嘿身羈俗網而
心遊物表鍾幽動與理會弟令都官事隕風
韻高奇機鑒穎悟豈惟則哲抑亦其神邈原在漢既不足榮潘尼
處晉聽訟恕己之心哀矜折獄之志皆不忘其恩則
足猶感其惠禮亮閑遂標上清遠故能仰遵佛事乃於
城西顯望之處罄捨珍財建茲靈刹因其定構宇銀
榮切漢金鍾振響似香山之美樂房廊周匝勢方
祇恒禱室連扃秘如兜率園樹含煙百卉粲競日爭

鮮碧水溢波而□□響青風觸樹而氛氳信聖者之神居息心之
妙所矣功業□□□□□□□□□□□□□□□□□□□□□□□□
既往咸負荷之在茲登□□山以哀慕眷我而傷□□□□□□□□
遠嗟景行之不□□樹豐碑以捨德冀万祀而傳微其銘云爾

靈覺恢廓非有非无□□□□□□□□□□□□□□□□□□□□□□
非常韻隨時□□□□網之鳥□□鑊之魚天堂降跡帝宮□□□□□□

斯應開示玄途德被大千誘以三車功遂身退化□□返諸羣生□□
□□□□□□□□□□□□□□□□□□□□□□□□□□□□□□□□
傑氣陵漢入登皇朝出臨蕃理仁義兩珍財帛是賤恩同春□□□□

秋雲矜貧恤寡褒賢賞善敬授民時五谷豐衍武略既加文事
斯煥連□□五臣比轍十亂空□□□□□□□□□□□□□□□□□□□□

且昧且伊何仰探玄宗傾珍謁寶敬□□聖容功窮世巧麗亞天□□
□□□□□□□□□□□□□□□□□□□□□□□□□□□□□□□□
地飛□□□□□□□□□□□□□□□□□□□□□□□□□□□□□□□□

豎□□□□□□□□□□□□□□□□□□□□□□□□□□□□□□□□
勒此玄功儀□□□□□□□□□□□□□□□□□□□□□□□□□□□□

延昌十五年乙酉歲九月 旬刊訖

缺上 令虎威麴貞令

缺上

伏波麴暄

缺上

郎中麴斌綰曹郎中麴仁潘高

氏之像使氏之像孟氏之像弟婁辛氏像

案以上物氏像旁之圖字在碑之側

案麴斌造寺在太延初由威遠將軍橫截令轉折衝將軍薪興令後與突厥戰以功遷振武將軍銘稱甯朔將軍綰曹郎中是最後之升階僻在西戎史傳莫詳其事文中叙其家世曰河州金城郡人某之從叔攷北史高昌傳麴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太和二十一年國人立爲王先爲左右長史以時攷之當爲斌之子弟行

元敕賜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

高一丈三尺廣六尺五寸正

大元敕賜追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

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詳定使司臣危素奉敕撰文

光祿大夫勝國公集賢大學臣張璠奉敕書丹

榮祿大夫中書右丞同知提調國子監大都府學臣陳敬伯

奉敕撰額

惟我 皇元受天明命 太祖皇帝起兵之四年畏兀氏國主巴爾朮阿亦都護舉國來附從征西方有大勳勞於王室 列聖御極嘉其效順世爲昏媼富貴不絕論者以爲其國之君臣明炳幾先以能若此今考諸中書平章故事臣幹樂之先世蓋可知其大略焉至正十八年四月乙亥臣素承 詔銘其先塋神道之碑未遑有所論著監察御史上疏言臣幹樂之忠勤請加封其先以王爵於是其考忻都公得封西寧王二十二年六月丙子 命述銘仍敕臣璠書丹臣敬伯篆額臣素嘗聞臣幹樂世爲北庭名族其曾大父諱哈刺罕里朶朶之官哈刺罕里者扞衛禦患之稱朶朶者國老之職 國初寔輔翼其主來歸我

朝居官治民克盡乃職興利去害屢獻嘉謀贈中奉大夫領北庭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又贈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仍故封娶夫人塔海渾主於都罕忽里之地受其國封阿納帖臨今追封范郡夫人大父諱阿台不花氣剛力 臨難不變初右丞公疾甚屬以恒加謹慎勿墜先業凡右丞公所欲爲之事皆力爲之厥後親王都瓦不思麻□從亦都護火赤路兒宣力靖難已而北庭多故民弗獲安乃遷國火州增城浚池壹志堅守都瓦等將兵十二萬逼城下因親冒矢石以建奇功遂授持節儀衛之官仍封大刺罕之號亦都護來朝挈家以從□履險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饒歲多豐稔以爲樂土因定居焉既沒之後初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進正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再進資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依前范陽郡公又進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夫人諱書麻初封同其姑今追封秦國太夫人子男三人

曰帖孔不華曰阿憐不華曰忻都俱受答刺罕之號忻都則□幹
樂公之文也生於至元九年十月常訓諸子曰若曹年少不知稼
穡之艱難宜務農治生當力行善事毋染惡習思父母生成養育
之恩與人交毋挾貴勢毋侮卑賤擇勝己者而友之出而仕也必
廉慎自持盡忠於君愛民如子不陷刑辟名垂後世若曹其思之
蓋其爲人篤實自將不自表襮故州里咸敬仰云至正二年正月
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成里初封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
騎尉大興縣男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再
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又贈資德大
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又贈榮祿大
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至是晉升王
爵命詞臣爲制詞夫人諱卜顏眞大王之師兀哈里之女受封大
興縣君范陽郡君郡夫人郡太夫人薊國太夫人而沒今追封西
寧王夫人生於至元十九年九月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辛巳享

年七十有七子男六人曰孛羅不華曰卜顏曰伯顏汁梁路同知
汝州事曰禿魯亦集乃路總管曰迭禮彌實僉書樞密院事孫男
五人曰不華甘州路總管府判事曰明理不華曰拜住甘肅行省
左右司郎中曰岳魯不華監修國史府參軍曰札木赤臣幹欒則
第二子也由直省舍人歷大司農司經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
兵部郎中升侍郎湖南浙西江東三道肅政廉訪副使大都路達
魯花赤中書左司郎中吏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都留守雲南
行省參知政事同知宣政院事再爲大都路達魯花赤御史□治
書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右丞遂爲平章政事三升其位進
階銀青榮祿大夫尋換金紫被玉印只孫衣金束帶之賜臣素叻
陪臣幹欒久在政府觀其聰明典重通達政務敷歷中外令聞孔
昭以故位登極品授職主上錫爵受封寵榮喪大誠非一日之積
况顯被明詔推求本原刻在金石式勸臣僚臣素不佞嘗職史官
弗敢以固陋辭乃拜手稽首爲之銘詩表於神道以侈□上恩昭

示厥後其詞曰

畏兀有國久在北庭護臣孔武可以干城折衝御武壯氣憑陵
徙姑臧膺緒繩繩蔚彼喬木築根九京沄沄流泉發源泓渟惟我
西寧葆厥幽貞克篤於善先民是程
爾嗣人蚤仕大廷翼翼自
弗暴弗矜忠孝之訓夙夜服膺錫命便蕃奕世光榮在成之里
有歸先筮執政承詔刻詞幽巒積善彌遠曄其雲仍烈烈終古載
揚休聲

至正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十月吉日立石

謹案忻都公爲畏兀國苗裔畏兀文字具拉丁遺境界乎纏文
回文之間其用筆引伸處復有類乎清書者忻都公先世久居
北庭後乃遷居火州觀於碑文中一則曰畏兀氏國主巴而朮
阿亦都護舉國來附從征西方有大勳勞於王室再則曰臣素
嘗聞臣幹樂世爲北庭名族三則曰其曾大父哈喇罕里贈中
奉大夫領北庭等四則曰親王不思麻
從亦都護火赤路兒

宣力靖難已而北庭無故乃遷國火州五則曰亦都護來朝挈家以從□履險阻行次永昌相其土地沃饒歲多豐稔以爲樂土因定居焉由是言之卽忻都公本身亦建功西域多歷年所僅晚歲移居永昌而歿是以碑在永昌耳何況其碑陰五十二行行四十四字額字四行均畏兀文字今所謂畏吾兒文字也按吾兒兩字急讀卽兀字可爲畏吾兒卽畏兀之確證現在碑陰拓本猶存段大令永恩齋中其行路尺寸比較前碑略無差異觀其碑陽用漢字而碑陰用畏兀文字則其子若孫者咸有不忘祖國之義而深具水源木本之心則補入新疆金石志不惟樹碑者之孝思克遂卽新疆之徵文攷獻亦斷不容已者也惜畏兀文字無善書善刊者不克並其碑陰載入猶有遺憾云爾

新疆圖志卷九十

藝文

遼金元三史無藝文志餘皆有之然但存其目焉耳近世郡邑志乘往往搜羅風雲月露之詞愈繁富而愈可厭烏乎是豈古人志藝文之意哉夫地志例載方域山川物產無所謂藝文也志藝文自太平寰宇記始謂夫與斯地斯民相維繫而推廣及之浮詞縟語奚取焉竊嘗讀四庫書目提要稱馬文煒安邱縣志僅列古人著述最爲清省其末附詩文二十餘篇則不如仿范成大吳郡志散在各條之下旨哉言乎茲謹師其意錄成書不錄散文以免冗濫之譏至於叙本未審純駁欲閱者展卷而卽明於馬氏文獻通考之例或亦有合也哉

使西域記一卷 魏釋惠生撰惠生於神龜元年奉太后命與敦

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正光二年還闕

其行理由歸善且支神雲子闕未詳實地確院以及其儀

是書載

於洛陽伽藍記中意主夸張佛蹟其述諸國始末山川里數不

及元奘記之詳然言皆親歷境非罄空故與法顯佛國記爲同
談西域者所援據焉

西域圖記三卷

隋裴矩撰矩字宏太絳州聞喜人隋亡仕唐官

至太子詹事檢校侍中諡曰敬先是煬帝時矩爲吏部侍郎奉
命至張掖護視西域諸國互市矩知帝勤遠畧乃詳訪諸胡國

俗山川險易撰爲圖記還朝奏上之是書所載凡四十四國分

三道北道起伊吾即今之北庭經蒲類海鐵勒突厥可汗庭今烏魯木齊亂北

流河至拂菻今土耳其之伊斯坦堡中道起高昌今吐魯番焉耆龜

茲疏勒踰葱嶺至波斯南道起鄯善即樓之南于闐朱俱波渴盤陀

度葱嶺至北羅門皆竟西海即英海并地中海也

西域圖志二十卷

唐許敬宗等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官

至特進諡曰繆事蹟具唐書姦臣傳高宗時西域平遣使往康

國吐火羅今布哈爾訪風俗物產繪圖以聞詔史官撰次敬宗領之顯

慶三年上

西征記

唐書

唐韋宏機編撰唐書撰作韋宏機京兆萬年人官至檢校

司農少卿初宏機於貞觀中爲左千牛胃曹參軍充使往西突厥册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爲此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卽上其書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唐釋元奘譯辯機撰元奘姓陳氏緱氏人

貞觀中至天竺求佛書

其行禮由高昌經龜茲姑墨樓建山北出焉耆將入大事蹟具

唐書列傳是書多述佛典因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所叙諸國多唐書所不載蓋史所錄者朝貢之邦此所記者經行之地也雖侈陳靈異類近無稽然山川道里有互相證明者可爲考古之資焉

經行記一卷

唐杜環撰爲杜佑族子仕履未詳嘗從高麗芝征

小勃律

即今之巴爾楚

遂遊歷至西海乘商船由廣州還撰此爲記

西域道里記三卷

唐程士章撰書目見唐書藝文志

西域名醫要方四卷

書目見唐書藝文志

使于闐記一卷 晉張匡鄴撰天福三年于闐來貢匡鄴時爲供奉官高祖命與同官高居誨充使册立其王李聖天爲大寶于闐王往返七年錄所見山川爲此記

西州使程記一卷 宋王延德撰同時有兩王延德宋史皆有傳一爲開封東明人曾上太宗事蹟著作甚富此王延德則大名入歷官至青州刺史史稱其傾險好進其人品蓋無足觀是集乃太平興國六年與殿前承旨白勳出使高昌所作中多耳剽之談如言高昌盛暑鳥飛爲日氣所爍墮而傷翼又謂北庭山中夕有光焰如炬照見禽鼠皆赤采取礪砂者必著木底鞋若皮底卽焦類皆不足徵信

金臺集二卷

元郭囉洛納新

原作萬通通古今
通西域書曰改正

撰納新出西北郭囉洛

在今塔爾巴哈臺

因以爲氏元時色目人散居天下故納新處鄯縣以薦授

翰林編修是集爲危素所編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態蓋其生平淡於仕進惟以遊覽唱酬爲事宜意境之超遠也

河朔訪古記二卷 元郭囉洛納新撰納新嘗歷齊魯晉魏燕趙之墟弔古山川人物陳迹故事或得諸圖經地志或聞之故老舊家一皆考訂成書又以其感觸興懷發爲詠歌者繼之凡十六卷其書久軼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百二十四條彙分二卷所紀僅真定河南境內其述山川古蹟多向來地志所未詳而金石遺文言之尤悉

西遊記二卷 元邱處機撰弟子李志常述處機自號長春子登州棲霞道士太祖征西域徵赴行在往返數年是書於西域山川程途古蹟多資考證其言楊何爲北庭都護尤可補唐書方鎮表之闕云

西遊錄一卷 元耶律楚材撰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官至中書令追封廣甯王諡文正是書之作乃楚材從太祖西征駐守尋思干數年尋思干即耶律楚材元史稱分爲二其地西遊故鄉爲西征楚材故以重臣駐守及還人爭問異域

事故撰此以代答楚材著有浩然居士集十四卷而是書不載

集中蓋集外別行也

西使記一卷 元劉郁撰郁真定人是書王惲嘗載於玉堂雜記

中亦有別行本乃記常德字正西使皇弟旭列軍中旭列即赫喇一作赫里

任西城以是歲癸卯三年命赫里爲往任西往返道途所見聞雖不能考證古蹟而

亦時有異聞與郭侃傳所載畧同惟譯語或歧耳至種羊臍一

條亦在唐書拂菻傳要非實有之事

西國圖經 元舒蘇撰舒蘇字得之泰定三年以遺逸見徵官至

浙東廉訪司事追諡文孝其先世大食國人故知西域事實所

作又有西域異文傳

河源記一卷 元潘昂霄撰昂霄字景樑號蒼崖濟南人官至翰

林院侍讀學士諡文信是書紀至元間世祖遺篤什原作什西溯河

源事篤什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之黃水又不知有

鹽澤之伏流自

欽定河源紀畧出是記竟以故紙置之可耳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誠吉水人洪武甲戌進士是書亦名

西域行程記乃誠於永樂間官吏部員外郎時副中使李達使

西域述其山川人物風俗而作音譯既多謬舛

如八達羅國即今之巴達克山
斯下花蘭即今之布魯克山

而所歷十七國皆今南疆治境藩部其見聞未廣大都傳述失

真不足徵信

陳竹山文集四卷 明陳誠撰是集分內外二篇內篇二卷皆奉

使西域時所述撰凡文十餘首詩一百三十餘首外篇二卷則

當時投贈詩文並其先世諸狀也

興復哈密一卷 明馬文升撰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

士官至吏部尙書諡端肅是書載於所著集中乃記宏治初土

魯番襲執哈密王時文升長兵部持議用兵討平之事

平番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官

至兵部尙書諡襄毅宏治七年吐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

順王陝巴去進奉命巡撫甘肅與都督劉甯襲破番衆諭降其

城致仕後檢閱奏稿案牘輯爲此編所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頗詳嘉靖九年其子誥疏陳於朝詔付史館今明史土魯番哈密諸傳多本如此

西番事蹟一卷 明王瓊撰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諡恭襄是書乃瓊總督三邊時出兵討土魯番所作歷叙漢先零宋岷洮諸羌叛服之事而以當時用兵始末附其論王安石遣王韶西征事許其能詰兵戎以強宋室而斥史臣以安石爲開邊生事之非蓋亦有見於明世邊備之不修而爲是言歟

哈密事蹟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載正德中吐魯番侵擾哈密及經略彭澤與三邊總督王瓊構釁事語皆祖瓊復載通紀

一條謂瓊激錢甯以傾澤其說自相矛盾

此兩項傳實有矛盾中語不已茲其遺意而致才疏法短疑和廣事雖難亦堪疑之

又附載經略張海奏議一篇及嘉靖間刑部議讞煽誘諸達原作叛人奏牘蓋明人雜鈔之殘帙也

哈密行記一卷 明武振撰振山丹衛人官至總兵甘肅通志稱
其有文武才謂此編於山川道里概可考見云

西域土地人物略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載於秦邊紀畧之末蓋

國朝康熙間人作也

明通志西域傳載
中並述其事數則

是書所言西域里道考諸驛程

皆在茫昧之間蓋其時西域猶阻聲教僅據傳聞不足以爲典
要而傳寫脫誤正文小注掇雜失次幾難卒讀云

昆侖河源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字季野浙江鄞縣人以
布衣預修明史是書作於康熙初其時西域未隸版圖河源昆
侖尙未得其實在作者穿穴古籍參稽異同郎灼知張騫所說
之不誣而極論潘昂霄等之背馳駑亂雖覈以今日日驗未盡
昭合要可謂工於考證矣

西陲紀略

卷

不著撰人名氏所叙國朝西陲屯防事止於雍正

十二年則雍正間人作也是書於哈密巴里坤土魯番山川古
蹟風俗物產記載頗詳而以羅卜腦兒爲蒲類海援據殊疏其

火焰山一條乃沿王延德西州使程記之謬至謂貢噶爾國

其地

其地見於作徐燾著即元史之馬札爾近得入與今案內

鑄銅爲城大五百里則不根無稽

無足置辯矣

使準噶爾行程記一卷 國朝雍正間使臣撰不著名氏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乾隆二十一年大學士劉統勳

等奉

敕撰首四卷爲

天章次圖考三卷次列表二卷表起秦漢迄元明以明國土之

分合建置之沿革次畧度二卷次疆域十二卷次山四卷次水

五卷次兵防一卷臺站附焉次屯政二卷戶口附焉次貢舉錢

法學校各一卷次封爵二卷次風俗音樂各一卷音樂一門在

地志爲瓶體以其隸在協律備禁侏兜離之數故志之次服物

二卷次土產一卷次藩服三卷次雜錄四卷

西域聞見錄八卷

國朝滿洲椿園氏撰

自謂如此則方備乘謂七十一卷乃是書

作於乾隆二十四年本名新疆外藩紀畧亦名異域瑣談門目
凡五曰新疆紀畧曰外藩列傳曰西陲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
記曰軍臺道里表惟所記回疆風土得諸目覩多資考證雖以
羅卜淖爾爲星宿海蘇勒河爲疏勒國偶爾疏謬不爲詬病其
風藩列傳耳目較近紀載亦詳至述葱嶺以西各國則妄聽傳
聞十譌七八如控噶爾之荒唐退木爾沙之謬妄愛烏罕謬爲
敖罕波斯謬爲塞克謂鄂羅斯一姓相傳不知閱幾千年俄羅斯稱
汗始於明
屢敗於控噶爾稽首稱臣之類烏有之事孟浪之談蓋糾不
勝糾云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

勅撰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
音典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排比連綴各註其
譯語對音焉

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

三卷 乾隆三十七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前編補叙雍正間西師始末正編備錄兩定伊犁開闢全疆事蹟續編則於列戍開屯設官定賦與討定烏什絕域諸蕃占風納賚之事咸具焉

欽定新疆戰圖十六幅 乾隆間平定準回各就血戰之地繪其攻堅斫銳斬將奪旗實蹟而以

御詩書之幀間

烏魯木齊雜記 國朝紀昀撰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諡文達是書所載卽閎微草堂筆記之言蓋坊買摘刊事關新疆者改題此名所言義主勸懲關係人心世道雖間涉神怪要非拾齊諧剩語者至其敘述雅馴在近世小說家尤不多覩云

烏魯木齊雜詩一卷 國朝紀昀撰昀生平貫徹儒籍本不以詩

擅長是集

七絕百六十一首

多詠新聞瑣事藉寓勸懲雖非超詣而和平溫

厚殊不失風人之遺焉

烏魯木齊賦一卷 國朝紀昀撰

欽定河源紀略三十六卷 乾隆四十七年兵部侍郎紀昀等奉

敕撰

是年奉命所編定
河源紀略具考

是書首圖次表次曰質實質實云者詳核水道

源流兼仿水經及酈注之例旁支正幹悉疏通證明之也次曰
證古凡舊說與履勘相符者條列原文詳加案語以互相參訂
次曰辨訛凡舊說之紕繆者亦條列原文各爲糾駁以祛釋惑
疑次曰紀事凡撻伐所經部族所聚職貢所通屯戍所在有與
靈源相值者一一臚載其前代軼聞亦以類附見次曰雜錄凡
名山古蹟物產土風介在洪流左右者皆博采遺文以資稽核
而恭錄

御製河源詩一首讀宋史河渠志一篇弁冕全書用以挈綱領
定權衡焉

西陲樵唱一卷 國朝王芑孫撰芑孫字念豐號惕甫亦號鐵夫

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國子監典簿是集七卷六載

淵雅堂集中亦有單行本皆詠西域風俗古蹟極有典據

回疆雜記一卷 國朝王曾翼撰曾翼吳江人曾從某師赴喀什

噶爾於經過各回城所見所聞拉雜記之然回疆風土十得七

八云

西征錄六卷 國朝王元樞撰元樞安徽懷甯縣舉人嘉慶初以

事謫戍伊犁是書考證西域地理事蹟繁而失要洪亮吉謂其

間有可采惟因此及彼尋流失源非善學鄙道元者蓋篤論也

塞外錄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江蘇陽湖

人乾隆庚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

裁以違例言事謫戍伊犁是書載在曉讀書齋三錄中其疏勒

辨一篇考據最爲精覈而謂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則偶誤

也

天山客話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是書用雜記體敘述塞上風景

並在戍情事與晁說之客話每條必記所語之人者不同其言
綏定河出墨花魚則墨花乃磨河之音訛音訛磨河所產故
名磨河魚也

伊犁日記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是書紀自京師抵伊犁沿途道
里及應酬瑣事載在北江集中坊間單行本題爲萬里荷戈集
殊誤萬里荷戈集乃其詩集名也

萬里荷戈集詩一卷百日賜環集詩一卷 國朝洪亮吉撰亮吉
詩胎息深厚在大謝工部之間萬里荷戈集共古今體九十六
首由京抵戍所作末附同人題集詩其百日賜環集紀恩紀事
計自伊犁至嘉峪關得詩三十餘首餘則入關後途中所作考
其年譜謂歸里後補作伊犁紀事九十七首指此二集言也

新疆要畧四卷 國朝祁韻士撰韻士字鶴臯壽陽人官翰林編
修是書乃遣戍伊犁時作詞簡而事賅卷一紀疆域山水卡倫
軍臺卷二紀城堡職官卷三紀伊犁兵制屯牧卷四紀種人源

流風俗而以霍罕路程終焉

西域釋地二卷 國朝祁韻士撰是書上篇紀疆域下篇紀山川

敘述頗爲雅潔然於康熙征準噶爾不及烏闐布通之捷

二十九
年捷於
昭烏

於塔爾巴哈臺庫爾喀喇烏蘇不著往代爲何國古城

布通三十六
年捷於
昭烏多

不知在唐爲何縣

唐爲金山
縣作金山

於葉爾羌知其在北魏爲渠莎國不

知在元爲雅爾看

見元史
世宗紀

爲押兒牽

見元史
世宗紀

爲篋兒克

即雅爾看之別
音見元史

喀什

伽師之轉音也而誤以爲創始

喀什以喀什噶爾爲各色礦房之總名
是謂代譯化之意則其譯尚不足信

阿克蘇元

史之舊稱也而誤以爲今名崑崙則以史遷烏睹崑崙之說

了之

按原本紀崑崙以第一語重此處西當時者臣好談神仙故於此文深寓諷明堪地譯者之必無非
謂無異者也近因作崑崙傳不確定重刪原文一若史記專時且皆者後益治漢定介史遷受誤

言瀚海

則以安西州土魯番界中沙磧當之亦不免疏舛矣

萬里行程記一卷 國朝祁韻士撰是書乃其謫戍時由京至伊

犂沿途紀程之作其中有不可據者如永壽縣監軍鎮乃河南

監軍道任棟故里此記謂沿唐時宦官監軍舊名玉門縣赤金

峽當以古金山得名元和郡縣志載金山在玉門東六十里可

證此記謂赤金乃赤斤之訛均非也林則徐荷戈紀程曾辨之
至其謂達坂城西南火光燭天乃煮鹽者爲之尤誤鹽海水滷
撈其汁卽成鹽無庸熬煎也南方火光乃山煤自焚至今尙然
西陲要略三卷 國朝范正傳撰

西陲今略 國朝梁玠撰

新疆紀畧 國朝人撰不著名氏

三州輯畧九卷 國朝和瑛撰和瑛字太菴廂黃旗人嘉慶間官
烏魯木齊都統三州者烏魯木齊古庭州土魯番古西州哈密
古伊州也是書以柳陳爲今庫車尙屬小疵其流寓彙錄諸宦
殊非體例昔顧元鏡九華山志以杜荀鶴宋齊邱列諸流寓識
者譏之况漫無擇別乎其藝文採錄尤雜亦乖斷限之義而多
收己作尤涉自銜云

伊犁總統事宜 國朝松筠撰松筠字湘浦蒙古正藍旗人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清是書於嘉慶間進呈

御賜序文付武英殿施行

欽定新疆識略十三卷 嘉慶二十四年原任大學士松筠等奉
敕撰道光元年奏進首卷恭錄 天章卷一總載疆域道里水
道卷二至卷三分載南北兩路事宜卷四至卷十二專載伊犁
事宜緣伊犁爲將軍帥庭未設行省以前統轄新疆全境職任
較繁故記載獨備

回疆事宜 國朝和瑛撰所紀皆新疆南路各參贊辦事大臣職
任事宜

回疆志 國朝蘇爾德撰

西域水道記八卷 國朝徐松撰是書於諸水源流分合考證詳

覈近世言西域者罕與比倫然克里雅科

西域圖志
西域圖志

北流入於沙

磧而此記乃謂注葱嶺大河入羅布淖爾那林河西北流入於
鹹海而此記僅云流徼外是於二河未悉其委元之昂可喇河

卽今昂喇河土俗相沿古名尙在謙河

如前之例河名多與河名混同
石渠志曰即此河也詳方輿紀勝

化中築則年月誤

正統六年

元史耶律希亮傳之葉密里卽額密爾

地以河得名憲宗本紀作葉密立一地也是記謂額敏河音轉

爲額密河是矣

見額敏河今西
則作亦爾花河

而以葉密里爲卽阿力麻里則非

新同皆百密之一疏也

新疆賦一卷

國朝徐松撰

分南北
卷二

荷戈詩草一卷

國朝李鑾宣撰鑾宣字石農靜樂人官至廣東

提刑使是集乃謫戍迪化時作載堅白石集中陽湖憚敬序其

詩稱爲清而不浮堅而不剗反覆以發其腹揉摩以去其滓尙

非同時標榜之詞

伊江別錄

國朝吳熊光撰熊光號槐江官至兩廣總督是書乃

謫戍伊犁時作紀所見聞滿漢名人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

者蓋以成於伊犁而名非盡事關伊犁也

天山賦一卷

國朝歐陽銓撰

漢西域圖考八卷

國朝李光廷撰光廷字恢垣番禺人道光間

官吏部員外郎是書首圖說次天山以南諸國考次天山以北

諸國考次新疆軍臺道里表次葱嶺諸國考次葱嶺以西諸國

考前節錄法顯佛國記辯機西域記劉郁西使記於未蓋自漢

敦煌關外西北二萬餘里至大秦西南萬餘里至安息皆竟於

海其間國土以百數若指諸掌雖偶有疵謬如以哈喇魯今西河之

漢之名也在今爲哈喇火州見圖說謂阿力麻里非阿里馬

阿力麻里在庫車北也阿力馬非阿力麻里字之別夫入里麻里作石把河邊即作阿力麻里其謂侯君集伐

高昌先至柳谷卽狐胡國之柳谷且以柳中當之侯君集所至柳谷乃哈密

中也胡本不存於柳中漢書云其皆未免望文生義甘露川今巴爾庫勒也而

誤作甘露州元和志異云在伊州西之三百里新羅山北甘露川今本署庫車地志云鬼力赤韃

韃魯也見補遺而誤爲巴里坤汗莽噶里克卓額敏和吐魯番伯克乾隆二十年設城後城被毀其後

莽蘇爾吐魯番回疆中卓額敏和卓克江爾同額日庫正副內附乾隆二三人也而誤

合爲一尤爲疏譌援引博洽亦西域地志之善本也

欽定平定回疆方略 道光十年奉

敕撰備紀征勦逆裔張格爾始末

欽定平定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 光緒十四年奉

敕撰自咸豐末關隴變起至光緒初戡定新疆中間

廟堂籌畫將帥勤勞邊庭設省之模強鄰界畫之議隨事纂錄

鉅細無遺

天山南北路考略一卷 國朝龔柴撰柴甯波人是書因仍舊說

殊艱罕覩

重定回疆見聞小錄 國朝喬重禧撰重禧字鸞洲上海人是書

紀道光初討平張格爾始末乃詳綜邸報而成有次序文載陔

南池館集中

東歸日記一卷 國朝方士淦撰士淦定遠人道光間征張格爾

之役從甘督楊遇春出關是書乃其東歸時紀沿途山川風物

而作起伊犁訖西安省城

荷戈紀程一卷 國朝林則徐撰則徐字少穆侯官人歷官湖廣

兩廣總督是書乃道光二十四年謫戍伊犁時沿途日記起西
安訖戍所其辨祁韻士行程記中監軍鎮赤金峽二條說具於
前

西域考古錄 國朝俞浩撰浩海甯人是書改古說以就已最爲

駁雜

新疆紀事詩塞上竹枝詞一卷新疆紀事詩七律十六首
塞上竹枝詞七絕三十首 國朝曹麟閣撰麟

閣安徽貴池人官湖北黃梅知縣是集描摹風土多據見聞較

劉雲峯梧江竹枝詞因仍地志舊文無所考辨者相去遠矣

莎車行記一卷 國朝倭仁撰倭仁字良峯蒙古人官至協辦大

學士設文端是書乃咸豐壬子赴葉爾羌幫辦大臣任途中所

作大旨以地理爲經人事爲緯每經一地必舉前賢懿行以勵

風俗於輿地沿革亦多考證而殷述民瘼尤藹然仁者之言其

生平學術篤守程朱在葉爾羌又著日記一卷語語切於日用

尤非空談性命者比也

訊鮮錄

無考

國朝人撰不著名氏是書作於新疆初設行省時前

列備考一篇次紀郡縣山水地名後紀內盟外裔未附邊外諸部道里凡三道道分於色勒庫爾而程起於葉爾羌

西陲論略

卷

國朝李雲麟撰雲麟字雨蒼漢軍旗人同治末

以塔城參贊大臣幫辦新疆軍務是書宗旨謂新疆設省窒礙難行宜以烏魯木齊爲重鎮伊犁爲換防處所南疆回部分封衆建語多譏時於因時制宜之道無當也

瀚海集

國朝人撰

喀什噶爾志一卷

國朝光緒初英吉利人倍羅撰

勘定西域篇一卷

國朝王定安撰定安字鼎丞東湖人曾護山

西藩篆著有湘軍記是篇卽記中二十卷之一也所紀同治間新疆回變及光緒初勘定始末於各官殉難情事未盡覈實何瑄等力守巴里坤兩次收復哈密無一語及之疏漏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

無考

國朝沙克都林扎布撰沙克都林扎布

字振亭滿洲人光緒八年俄羅斯交還伊犁時沙克都林扎布以巴里坤領隊大臣奉

命勘分南疆邊界乃就每日行程辦事敘述崖略並及道途之險易山川之要害游牧之盛衰譯音之異同而又按程繪圖以相互證其書未經侵版雖不能發抒議論考證古蹟而紀載尙爲明析惟分界至烏孜別里並不親歷會勘僅遣兵役堆石爲記致遂俄人侵佔之謀則其書存而不論可矣

帕米爾圖說一卷 國朝許景澄撰景澄字竹簣浙江嘉興人由翰林官至吏部侍郎是書乃充駐俄出使大臣時會萃西圖而成所標新名大率據用英書並譯登英俄人游帕記三種附後其於全帕地理審析精詳可爲界務之助焉

新疆道里表一卷 光緒庚寅湖南省城刊本新疆舊有軍臺營塘驛站之分設省後一律改爲驛站此表按現在成案載列而以驛站圖冠首凡四履所至山川險易隨在取閱便可得其大

概焉

天方典禮擇要解二十卷 國朝劉智撰智字介濂江甯人回回裔也是書首爲原教真宰識認語言四卷次爲五功四卷五功者念真禮真齋戒捐課朝覲也次爲禋祀一卷次爲五典四卷言五倫之事次爲民常四卷次爲娶禮婚禮喪禮而附以歸正儀詳爲解釋以自尊其教回教本僻謬而智頗習儒書乃雜援經義以伸其說然根柢先非巧爲文飾無益也有難智者曰回教是天當體好生戒殺爲心何獨不食犬豕智不能援上帝以解之乃引士無故不殺犬豕爲說亦見其詞之遁矣

新疆圖志卷九十一

奏議一

張騫請連烏孫議

公孫宏請屯田輪臺疏

班超請擊龜茲疏

陳湯謀擊郅支單于疏

甘延壽奏斬郅支單于疏

郭欽歸康居侍子

鮑昱請援關寵耿恭

杜欽論送屬賓使者

蕭望之諫結婚烏孫

張璠三策

陳忠請於敦煌置校尉疏

班勇請復置副校尉居敦煌長史屯樓蘭對

魏徵諫迎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魏徵諫披高昌地爲州縣

褚遂良諫置安西都護書

駱宏義討賀魯策

薛仁貴討賀魯疏

郭元振論吐蕃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疏

郭元振諫發兵導吐蕃擊娑葛疏

狄仁傑諫發兵戍疏勒四鎮

韋湊諫募開中兵往安西討擊疏

李德裕諫應援安西北庭疏

張鷟請連烏孫議

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

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公孫宏請屯田輪臺疏

故輪台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取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

騎置以間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勅太守都尉明燹火選士馬謹斥候蕃芟桑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班超請擊龜茲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復谷吉効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

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曰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蒙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陳湯謀擊郅支單于疏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

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甘延壽奏斬郅支單于疏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比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晴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郭欽歸康居侍子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

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鮑昱請援關寵耿恭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輜輶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

杜欽論送屬賓使者

前屬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叛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

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恐壞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扼非屬實所能越也其鄉墓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買賤人欲通貨使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土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少不能食或傑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吐嘔驢畜盡然又有山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

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蕭望之諫結婚烏孫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上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張璠三策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陳忠請於敦煌置校尉疏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
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
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財幣糜于盧山之塞府庫單竭杆柁
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
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
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
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
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
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
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
發議者但念西域絕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
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
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豈國滅土經有明
誠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免折

衝萬里震怖匈奴

班勇請復置副校尉居敦煌長史屯樓蘭對

昔孝武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羽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漢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鄣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寒鄙善于關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魏徵諫迎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中國始平瘡痍未服若徵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爲賓客中國卽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

魏徵諫披高昌地爲州縣

陛下卽位高昌最先朝謁俄以掠商胡過貢獻故王誅加焉文泰死罪止矣撫其人立其子伐罪弔民道也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土數年一易辦裝資離親戚不十年隴右且空陛下終不得高昌圭粒咫尺助中國費所謂散有用事無用

褚遂良諫置安西都護書

古者先華夏後夷狄務廣德化不爭荒遐今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菽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尙不計罪人始于犯法終于惰業無益于行所遺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心腹高昌它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昔陛下平頡利吐谷渾皆爲立君蓋罪而誅之伏而立之百蠻所以畏威慕德也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召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

駱宏義討賀魯策

水戰六軍知節等五將軍帥出塞山道以討賀魯宏義上此策

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禮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密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

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戰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密等罪專誅賀魯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牌處月處密契苾等兵齋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蹶後賀魯窮矣

薛仁貴討賀魯疏

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賞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

郭元振論吐蕃請罷四鎮兵披十姓地疏

通大吐蕃請和其大將欲去四鎮兵分十許之地行廷還元振輒於因際其中官還

上光

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

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
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
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岑堪廣調發邪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
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
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閭鄙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
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
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
我則俟斥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
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
國意非制御之算

郭元振諫發兵導吐蕃擊娑葛疏

貞觀二年突厥滅西之爲與薛延陀不和之故發兵此
與丹宗楚客請發兵堪堪以爲時元振當安西大軍上

疏論吐蕃不從今道中不便二可持安撫忠節除牛馬糞安西則無憂也
西兵及漢吐蕃之知其謀矣忠節勿憂其難安西四鎮所

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娑羅等屬
國自有携貳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兢立將相爭

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羸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何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册可汗子

孫其劾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卽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昔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益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敵况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

狄仁傑諫發兵戍疏勒四鎮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旣已兼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傳曰與覆車同

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寢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杵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方今關東薦飢蜀漢流亡江淮而南賦斂不息人不復本業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非淺所以然者皆貪功方外耗竭中國也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貞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並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甯容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覆之慮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

韋湊諫募關中兵往安西討擊疏

開元時四鎮雖安惟使知安撫兼領關中兵其人往安西討擊者必公乘金公乘食出許之軍冷上疏論不便後更疏也

無功

臣聞兵者兇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師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然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遺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倘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卽知利害况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古帝德愆皇猶尙綏懷不從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踰山之師其後漢武

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李德裕諫應援安西北庭疏

會昌三年點夏斯攻安西北庭詔李德裕乃止

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由河西隴右出玉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點夏斯否縱令救得便須鄧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郤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

有之時尙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
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
將實費以換虛事卽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